

● 相关文献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绩考核...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定量指标...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模式...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平台...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才强国...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技创新...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调控...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研究文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出处: 中国网

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呼唤科学的发展观

(节选)

21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六大基本挑战:(1)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劳动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由此,国家人力资源建设问题,国家公共健康的保障问题,国家的食物安全问题,解决劳动就业机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社会的一系列问题等,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从现在起,逐步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即实现土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森林资源的采育平衡、水资源的消耗速率成为常量、能源的消耗速率成为常量、矿产资源消耗速率成为常量。能源结构应逐步将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这些都是扭转能源和资源超常规利用的必然要求。(3)加速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右侧逆转: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仍未摆脱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在新的世纪中,必须迅速扭转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态势,加速通过临界顶点并转向生态环境总体好转的“倒U型曲线”的右侧。

(4)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困扰: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应当从现在的36%提高到55%以上。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近1%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战略目标的要求。按此计算每年将有一千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5)加速区域间发展的平衡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实现社会的公平。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共同富裕这个重大的课题,因此在下一世纪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不容松懈的重大任务。(6)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和科技竞争能力的培育: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家整体的信息化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之一。目前,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5%左右,离开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因此在新的世纪中迅速推进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努力培育科技竞争能力,是摆在发展面前的又一严重任务。

所有这些挑战,其实质都在催促着“如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这个总的主体。上述这些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也只能在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得到有效地克服。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国家的发展进程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性问题:(1)在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2)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完成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整体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和集聚财富的能力;(3)必须依靠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充分解决就业,克服三农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满足全体国民对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理性需求”;(4)必须确保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安全、食物安全和国防安全),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一个和平、安定、有序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5)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全面提高我国民众的科技素质,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6)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并依靠技术创新,成功地走出一条在资源相对贫乏和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科学发展观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关系的整体协调

(节选)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通过认识、解释、反演、推论等方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此外,我们把人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全球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其实质就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调控和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通过舆论引导、观念更新、伦理进化、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政府规范、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它的实质就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不稳，则无法满足当代和未来人口的幸福生存与发展。“核心”背谬，将制约人类行为的协调统一，进而又威胁到“基础”的巩固。因此，上述两条主线不仅应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纲要，而且也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应当永恒探索的议题。

上述两大关系的进一步阐释，将贯穿于本书的各个章节，而其本质也将进一步表达在“效率与公平”的整个思考之中。可以想象，所谓的“效率”更多地注重在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经济的增长与财富的积累方面物质、能量的有效转化和供需均衡，它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融洽。同时也可以想象，所谓的“公平”则更多地注重人们基本权利的享有、财富分配的合理、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社会心理的稳定等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它应当体现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就其实质而言，将涵盖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两大关系的统一。这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线，也将始终地把“效率与公平”纳入到它的基本思考之中，并且作为正确判别和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深层理论的基础。

诚然，世界上对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许多相关的研究领域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和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这两大关系的总体优化。而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线研究，它能以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角和全方位的把握，去识别与总结人类发展的共同未来，并着力于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进化同人与人的和谐均衡，纳入到一个更普遍、更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

科学发展观揭示“整体、内生、系统”的本质内涵

(节选)

“发展”这一术语，最初虽然由经济学家定义为“经济增长”，但是它的内涵早已超出了这种规定，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刻也更为丰富的新层次。《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发展”一词的释义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语，但是一般说来，发展被用来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包括数量上与质量上的改善。”可以看出，所谓发展，必然强调动态上的量与质的双重变化。

到了1987年，在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共同的未来》），又把“发展”推向一个更加确切的层次。该报告认为：“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效的变革。”在这里，发展已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以人的理性需求为中心（以人为本）和社会领域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戴尔和库伯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中，进一步建议：“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这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均衡，被强调是衡量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最高原则。

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牛文元和另两位美国科学家在国际知名刊物上提出发展的定义：“发展是在人类生存条件被基本满足之后，为满足其更进一步的需求和愿望所付出的正向行为总和”，论文进一步指出：“发展是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轨迹。该正向矢量将导致此复杂系统朝向日趋合理、更为和谐的方向进化”。在此强调了发展的不可逆性、进步性、正向性以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

在西纳索为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所写的序言中，引入了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所总结的名言：“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完美，有着难以估量的优势……。”这里，显然把发展与进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感触，他们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预示着传统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方法，将发生某种根本的变革。其中必须强调指出，只要一谈到发展，其行为主体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由此出发，其合理的顺延就逐渐地形成了导致“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源头。

产生突破性认识的“发展”，在内涵上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的特征，即这种新概念特别强调“整体的”、“内生的”和“系统的”含义。

所谓“整体”是指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系统各种因果关联的具体分析之中，不仅仅考虑人类

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各种外部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其在关系中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尤其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而言，发展的本质在于如何从整体观念上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实体的发展。发展的总进程应如实地被看作是实现“妥协”（compromise）的结果。

所谓“内生”是指主导着发展行为轨迹的持续推动，在于系统的内生动力。依照数学上的常规表达，是指描述系统“内在关系”和状态方程组的各个依变量，这些变量的自发组织、自觉调控、向性调控和结构调控，都将影响系统行为的总体结果。在实际应用上，“内生”的概念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在禀赋、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创造力的不断优化重组，如其对于整合资源的储量与承载力、环境的容量与缓冲力、科技的水平与转化力、人力资源的培育与发挥等的阶梯式提高。

所谓“系统”，当然不是各类组成要素的简单叠加，它代表着涉及到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的有机组合。这种互相作用组合包含了各种关系（线性的与非线性的、确定的与随机的等）的层次思考、时序思考、空间思考与时空耦合思考。既要考虑内聚力，也要考虑排斥力；既要考虑增量，也要考虑减量，最终要把发展视作影响它的各种要素的关系“总矢量”的系统行为。

承认发展所具有的“整体”、“内生”与“系统”的特质，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周围涉及到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把发展总结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上述发展概念的拓广为基础的。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运行本质

（节选）

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一基本发展战略，它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实施过程的“满意解”。

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概念出发，所拟定的战略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必须能表达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即能够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以及是否在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总之，它必须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观念，即认为可持续发展似乎不强调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有时甚至把可持续发展视同停止向自然取得资源，以维持生态环境的质量，这显然是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本质背道而驰的。其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即要求定量地诊断或在同一尺度下去比较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这一战略目标的特征与区域的“发展度”有所侧重，如果说发展度更加强调量的概念即财富规模的扩大，协调度则更加强调内在的效率和质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其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上的长期合理性。这里所指的“长期”，近者可能包含五代或十代人的时间，远者直至整个人类的未来。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换言之，战略目标特征中的发展度和协调度，不应是在时段内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它们必须建立在充分长时间维上的调控机理之中。

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满追求。由此三维空间所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避免从词义上和内部关系上产生的各类误解外，将从理论构架和表述方式上对于可持续发展作出深层次的解析。

科学发展观反映“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规则

（节选）

发展的科学度量，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本质反映与宏观识别：其一、发展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禀赋，以及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合理协调、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以及对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积极培

育等。其二、发展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进化”、“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于理性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物质支配水平、生态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创造水平的综合度量。其三、发展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构成了国家或地区判断“发展”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域公平的总和。只有上述三大宏观识别同时包容在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之中，不同时段（期）的“发展形态”就具有了统一可比的基础，对于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测的和可测度的共同内容。

体现科学发展观有效贯彻和实施的七大主题

（节选）

（1）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健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它既不同意限制财富积累的“零增长”，也反对不顾一切条件提倡过分增长。所谓健康的增长一般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扩大的方式和经济规模增长的度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索罗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人口、资源、环境各个参数的约束下，人均财富可以实现非负增长的总目标”。

（2）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它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不仅可能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牵动整个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3）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间的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水平的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比例和调配，达到收入、分配、储蓄等在结构上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4）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后逐渐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此前与此后，都要把人口素质的提高纳入到首要考虑的政策之中。该战略目标的实质是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年度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研究，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首先要把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的合理调配，置于可以接受的状态之下，达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理想均衡。

（5）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来源。科学发展观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地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

（6）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始终要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对于发展的强力约束，打破此约束的动力和潜力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才能成为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去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与政策引导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从而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要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综合协调，缺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对发展瓶颈的克服带来巨大障碍。这三个基本方面被进一步地表述为：经济发展依靠科技的程度；科技面向经济发展的程度；制度创新和政策保证的有效程度。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诺贝尔经济奖获奖演说时曾表达了他的严肃思考：“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的来源，但是它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而广泛的应用，如果它自己的进步要受到这种应用的刺激，必须作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创新”。

（7）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学发展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

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只有在上述七项内容被平行地和全面地实现时，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有效的贯彻。以上七个主要的目标，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函数。我们认为，只有上述七项目标被平行地和全面地实现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同时，上述的七项目标，事实上均包含在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三维空间模型之中，并可以清楚地归纳出三大基本特征：

发展度：由保持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较好地满足就业、粮食、能源、饮用水和健康的基本生存需求这三个方面去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协调度：由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不断提高人口的素质和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这两个方面去体现。以此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

持续度：由维持、扩大和保护地球的资源基础和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这两个方面去体现。一方面通过物质基础的储备(对于自然资本的保持)，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基础的储备(对于人力资本尤其是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保持)，为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延续提供潜在的能力，以此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持续性。

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核心（节选）

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成为全球或国家的战略目标选择，另一方面又成为诊断区域开发及其是否健康运行的标准。可持续发展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广泛地被全球各界所认同，并作为21世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运行目标，被编织到各种经济计划和各类发展规划之中。探究其中的缘故之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个革命性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的哲学背景、社会背景乃至心理上的背景。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在于正确辨别两大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泛爱的责任感，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人与自然的互为调适，协同进化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必要性条件；而人与人的和谐共济、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公正、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互律的制约，凡此等等，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充分性条件。唯有必要性条件与充分性条件的完满组合，才真正地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框架，从根本上还原了中外先贤的理想范式。这个理想范式把乌托邦式的人类终极目标，复归到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使人类对前途的黯淡心理为之一扫，一种积极的谨慎乐观的观念逐渐廓清，传统的思维定式正在突破，并经过长期痛苦的探索与反省，形成了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群体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共识。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还在于它能深刻揭示“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运行机制。在这个空前复杂的领域中，自然的规律应被充分地揭示，人文的规律也应被充分地揭示。自然与人文相互交织在更高层次上演绎的规律更应被充分地揭示。在目前，焦躁地寻求完美的解释和构建严密的体系，还在困扰着许多领域的科学家，这种困扰也许还要继续好几代人。

就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而言，可以作如下的表述：其一，不断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需求，既从物质或能量等硬件的角度予以不断的提供，也从信息、文化等软件的角度予以不断的满足。其二，代际之间应体现公正、合理的原则去使用和管理属于全体人类的资源和环境；同时每代人也要以公正、合理的原则来担负各自的责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其三，区际之间应体现均富、合作、互补、平等的原则，去促成空间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差距缩短，不应造成物质上、能量上、信息上甚至心理上的鸿沟，共同去实现“资源—生产—市场”之间的内部协调和统一环圈。其四，“创造”自然—社会—经济支持系统的外部适宜条件，使得人类生活在一种更严格、更有序、更健康、更愉悦的内外环境之中，因此应当将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予以不断地优化。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21世纪世界面对的最大中心问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延续，并成为直接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难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在短短的几年内，已风靡全球，从国家首脑到广大社会公众，毫无例外地接受其观念和模式，并迅速地引入到计划制定、区域治理与全球合作等行动当中。美国国家科学院专门组织科学家探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全球价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特设可持续发展资助专项，鼓励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区域科学家和管理科学家，与政府官员一道，协力开展研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正在努力促进全球范围内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行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更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凡此种种，足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思路，正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想，影响着世界发展的

进程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可持续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外电对此评价说：“这表明中国已经决定要摆脱经济至上主义。”

新的发展观，新就新在突出人的价值，体现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的思想。新的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经济主体要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要在新的发展观中真正体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由权与自然、知识和资本的关系，处理好人文精神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一方面这里的人应当是大众，发展理念和政策制定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夙求；另一方面发展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切实促进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提升。要将广大人民群众引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增加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只有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让他们分享到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理解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在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联合体)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归宿，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以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的发展，关键是人的发展。已故罗马俱乐部主席贝切伊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发展除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个低层次的要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发掘人的潜力，实现人在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处中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执政党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从坚持“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惟一性。经济发展包罗一切：你有能力你发展，你没能力你破产。社会主义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既要发展国民经济又要提高国民素质。如果仅关注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较低的国民素质就会拖它的后腿，不允许它发展得太快；如果只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落后的经济现状就会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被时代所淘汰。二者必须相辅相成，互为动力，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经济整体性地持续稳步向前发展。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我们在发展理念上与时俱进的结果，符合国际社会经济的大趋势。

关闭